



自11班——伴随我们一生的胎记

■ 作者 陈永红

毕业20年了，翻开毕业纪念册，当年我们自11班同学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依然历历在目。

1981年，我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3名同学（记得吗？还有来自斯里兰卡的加米尼），不远万里，来到清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你走来，他走来，我们走到一起来，在这缤纷的世界里，心潮澎湃”。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们男生住了5年的阴冷的、拥挤不堪的12号楼（110/111/112/116），以及我们班四朵金花住的明亮、整洁的5号楼322。

五年的清华园生活在当时是那么漫长，在今天回忆起来又是那么短暂。我们自11班的同学是极具能力，极富创意的，在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中创造出诸多的精彩。在教室里，我们发扬互助精神，为同学占座，派一名先到的同学用早书包中的每一本

书，每一片纸为全班同学占下前排最好的座位；在食堂里，我们排队与加塞相互配合，用窝头、白菜滋润着我们茁壮成长、嗷嗷待哺的小身子骨；在宿舍里，我们在熄灯后从楼梯里拉电线用“热得快”烹煮着香喷喷的方便面，然后钻进下铺，爬到上铺，卧谈至深夜，天南海北的胡思乱想伴我们进入梦乡。

可别以为我们自11班是死读书的书呆子，想当年我们班的活跃在系里以至在学校里也是小有名气的，造出不少声势，有些事情直至今日依然是记忆犹新。

先说说武的。三年级时，几位体弱多病的老兄在班里居然掀起了练气功的热潮，带领全班将近一半的人深夜在小树林、大操场大练鹤翔桩，几位顶尖高手居然练到手舞足蹈、满地打滚的自发功，令人胆颤心惊，在清华武坛“独树一帜”。三个练长跑的小兄弟长年苦练，在系里的比赛中总是“三马当先”。全校屈指可数的撑杆跳高选手

中，我们班就有两个。

再说说文的。大二、大三时，一批毛头小子不知从哪里悟得高雅情趣，每日一得闲便扶手扶他坐于床头，不厌其烦地援弄着一曲“爱的萝卜丝”。吉他瘾过后，又一窝蜂地去报考校军乐队，还居然考上了几个，闹得宿舍楼里，特别是在熄灯后，总是响起酷似起床号的管乐声，搅得大家不得安宁。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高年级，他们居然可以到校外舞会去伴奏外快了！当然，我们班也有专业水平的扬琴演奏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阵悠扬。但好景不长，很快被一位老兄那悲天动地、刺骨穿心、万分凄惨的二胡曲搅得心神不宁、精神恍惚，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另有一干人马精力极盛，热衷于迪斯科，在“科长”的带领下，在校内各个舞会上群魔乱舞，搅得舞场乌烟瘴气，倒也弥补了清华舞场女生不足的尴尬。

自11班同学在大学时代就表现出了

经商的天赋。在读书之余，有的同学在食堂门口倒卖牛仔裤、磁带、贺年卡之类，经商才干初露端倪。在校园中跳舞风盛行之际，班委会曾经租用学生食堂举办舞会，在三伏天放迪斯科音乐，全场欢腾，及时关闭食堂所有门窗，造成舞场闷热之极，致使汽水销量大增，从而挣得可观的班费，一时传为校园美谈。

这些场景仅仅是我们自11班五年大学生活的几个小小的片断，我们当年的全部生活要比这精彩丰富得多。只要重新翻开我们精心制作的毕业纪念册，仔细阅读我们对每一个同学形象特征的高度而幽默的概括，对当年所有的记忆就立刻回到了我们面前。

毕业以后，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又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五大洲、四大洋，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业绩带向了世界各个角落。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已经到了或过了不惑之年，我们携带着清华给我们的禀赋、自11班的精神，走过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有刻苦、有努力、有艰苦、有快乐，有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经历。今天，我们的同学中，有的在政府机构中做出突出的政绩，有的在大学里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自11班”，有的成为了学术领域的专家，有的成为中国商界的精英，有的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担任要职，有的在海外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有的又在开始自己新的创业。不管我们的现在有着多么的不同，我们的身体中都有着同样的基因——清华自11班。

当年天真活泼的我们造就了清华自11班，清华自11班也造就了今天成熟而自信的我们，魂牵梦绕的清华自11班是我们一生的胎记，我们为这个不可磨灭的胎记感到无比的自豪。

让我们在这毕业20年之际，重回到我们的清华自11班，重回我们共同学习生活了五年的家——清华园，共叙同学友情，感谢母校培育。这里是我们人生的加油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回忆我们的过去，分享我们的经历，展望我们的未来。



老照片—实验课

告别清华园

(节选)

■ 汽1班 林宏

告别了淡蓝淡蓝的天
告别了碧绿碧绿的地
告别了一塘夏日
告别了杨柳依依

是树
就要走上山脊
——为恬静遮挡风沙
——为灌灌披被绿衣
是剑
就注定要去搏击
——有多少次碰撞

就在多少次磨砺
——有多少次失败
就有多少次奋起

母校，我就要离去
我原是天边掉下的一珠雨滴
在这儿找到了欢乐的小溪
我原是苍松遗失的一颗种子
在这儿接受精心的培育
我原是锤下锻就的一把剑啊
在这儿进行——
最后的热处理

母校
告别了
你给我深情的拥抱
我送你一个永久的回忆
母校啊
忘不了你

1986年7月 于清华园

